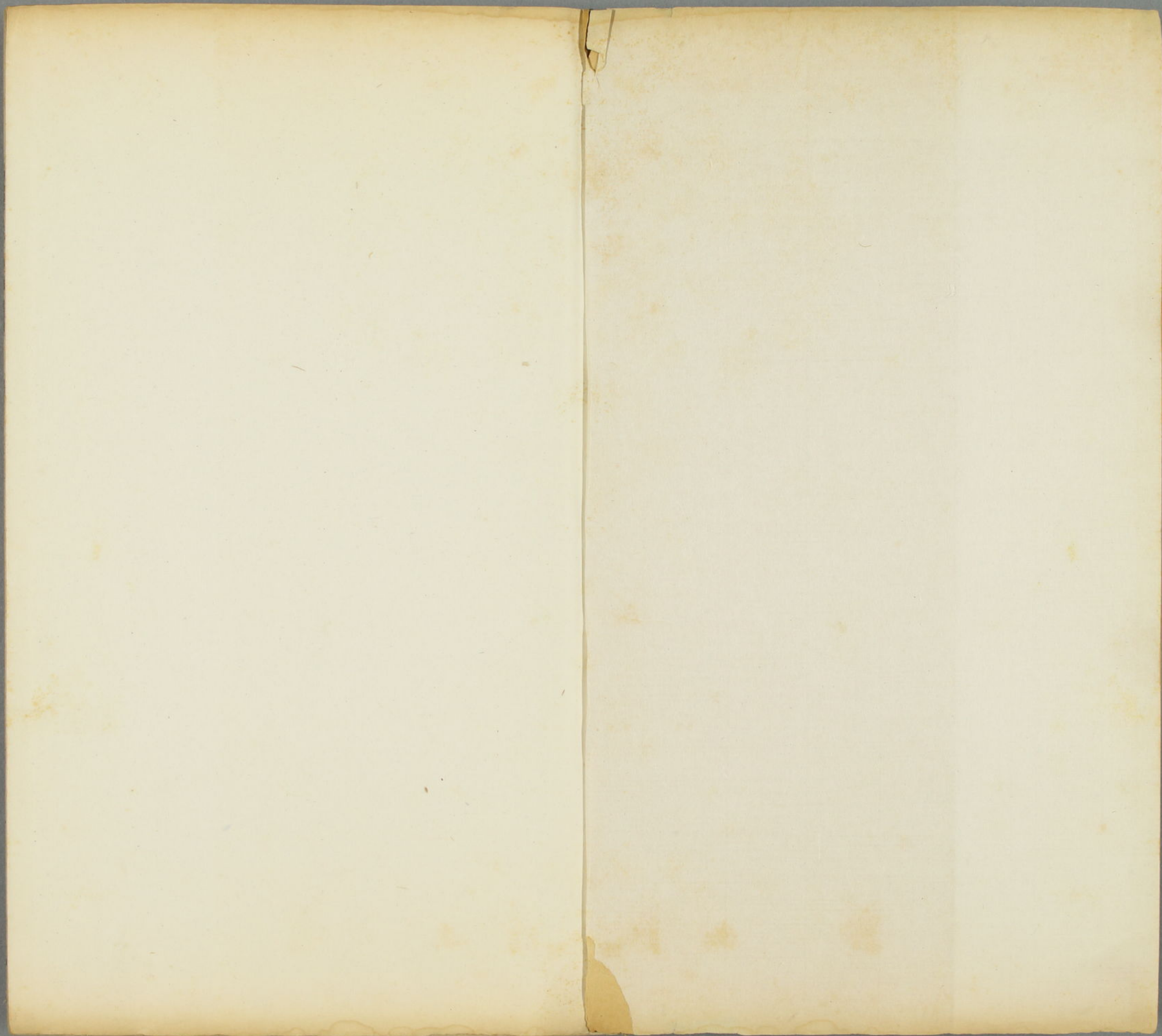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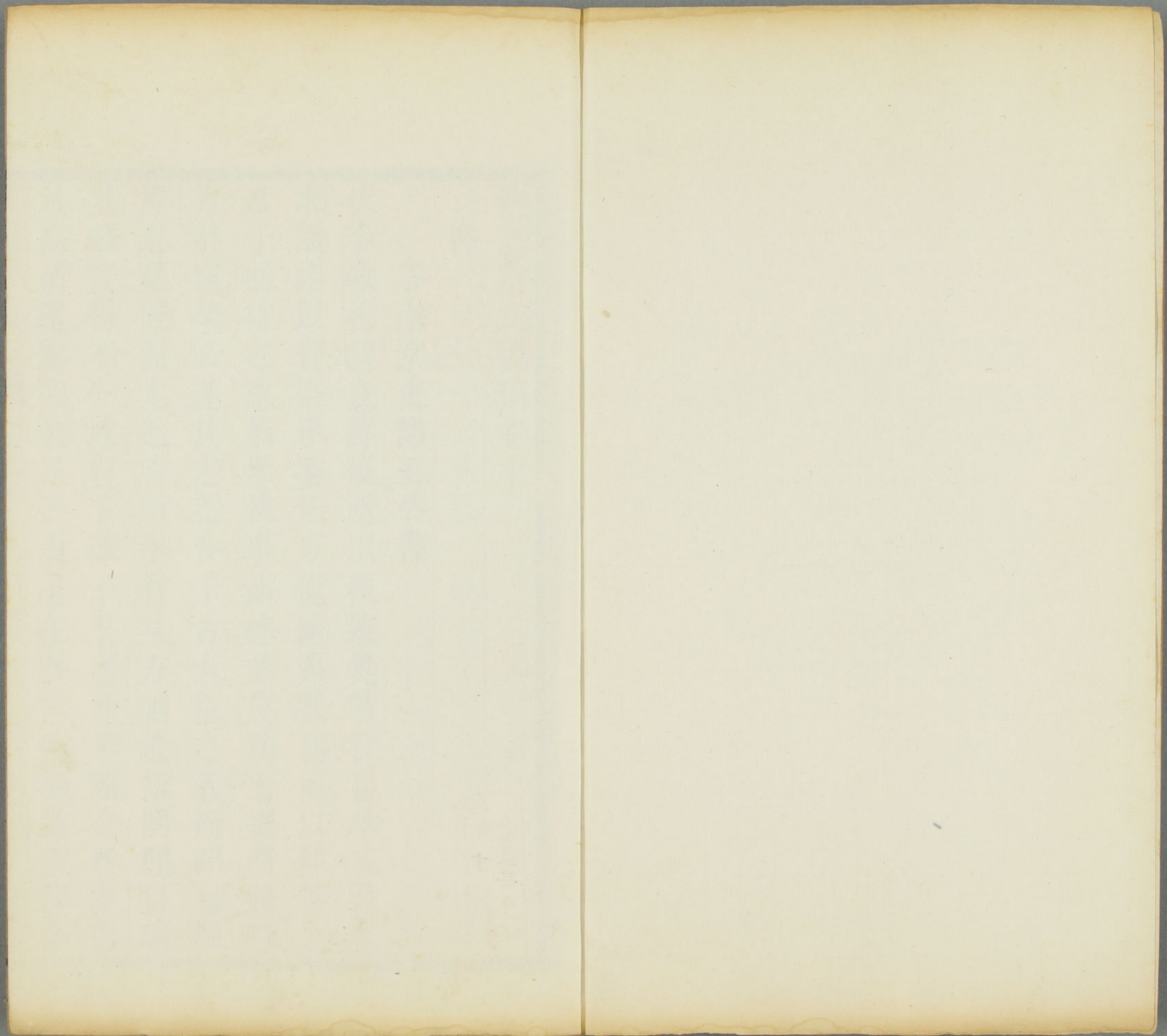


^ 16
2696
18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伏奉教札詞意諄複所以扶掖獎借者甚厚某晚進
未識謬以資格承委任方愧懼弗暇其何以仰答大
君子期待之意恭惟執事齒德並茂為士望所歸乃
力辭寵榮必遂其志蓋合于古大臣之義而詔旨温
厚恩禮優渥尤近時所未有某方廁迹館閣間目睹
其盛安得不一致賀于數千里之外乎矧令器方伯
君高躋遠駕繼美是稱而適在吾宗族鄉黨所仰企

昭和十年一月三日購求

懷慶堂集
所藉蔭之地雖欲不再賀不可得也使還謹此布意
外家集一部附上幸俯納餘惟養德頤壽爲斯文自
重不備

與方石先生書

近得山字韻諸詩意氣激烈令人感愧不能已日惠
數絕句寄興愈高却有未甚解者而鄙吝之釋亦多
矣司成之薦輿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
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幟幟
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
邈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

右也况剡章十八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
旒宸以屢顧注而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爲薦稿之
所屢見特加優擢出干常格於是朝野內外竦然生
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
道自樂或不爲勸駕所迫僕則以爲出處之分視義
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
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寤寐
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
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
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柄之沮

懷慶堂集
左右無製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強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躡已甚正韓昌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椰子厚所議以爲非者乃以是言爲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生之知猶有足信而是言也非一人之私殆一時之所謂輿論者也瞻邈之餘不勝翹企劉謝二先生同此致意謝別有書并希照察不具

奉謙齋徐先生書

趙中書回知尊候迺吉足慰下懷東陽七月初痔疾復作病臥甚苦蒙恩賜醫至八月半始出因念薄質早衰恐難任重羣憂積慮不能自解顧生地素拙無以爲退藏計南都志旣弗遂湖南舊業又荒落不可歸惟貴郡乃先祖母誕育之地先祖亦游寓其間風土腹厚文獻華美爲天下最而貴縣山水尤稱竒絕乃蘇長公之所羨慕往年嘗爲執事言之輒蒙引接今已決策於此又念賤父子二人形影相附別無子弟可將事者茲託武進表兄殷通判鎰及弟康於貴

懷麓堂集
縣境上少買田數畝以立業本繫情志徐爲後圖必
得執事指麾張主於上勢乃可成愚不敢厚望但得
有山有水有佃戶歲可常稔之處足矣如猝不可得
或於武進境買得亦佳蓋卜居多在貴縣而租地之
在鄰縣雖數十里不爲遠也執事倘許其進望示一
言卽謀將少物寄殷處以聽尊裁基址苟定或得早
謝操杖几以從旦夕之好實平生一大幸也秋漸深
惟爲道自重不備

與殷通判表兄書

比聞名與旌典可賀向來清謹自飭不爲人知今乃
有知者矣實政之在天下豈可終揜邪僕碌碌如昔
今秋痔疾有加經月始愈宦况蕭然回顧老境尚無
著足之地湖南遠不可歸南都又不獲遂惟貴郡爲
先祖妣舊里而先祖亦嘗遊寓其間比之桑梓於義
爲近擬置一產爲子孫長遠計嘗與謙齋徐公語及
之輒蒙助掖今此計已決意吾兄必不我棄顧方有
官守恐不獲及其他昨具書徐公并繼康令弟欲於
武進宜興界買田數畝爲本歲漸增拓倘三二年未
謝事或可成俟令弟書報當寄少物託之知亦不拒
也倘乏便奉告稍緩幸惟心照不具

與劉東山書

承抵家後兩寄書後書尤詳中所叙多田園間樂事令人歎羨不能置而世情民瘼則肉食者所深愧也草堂賦石諾者久不至近稍物色之云已誤送他處且將續補果不補卽當別圖奉寄也閱歲以來薦剡屢上斯堂之樂恐不可久淹四方知儻每以執事之去爲疑且以不克留爲不肖咎誠亦有不容追者斯賦之作益以重吾過耳而又欲補書之不已惑乎僕不意今春復蒞試事偶值竒變處之極難嫌疑旣露不得不有所更定而冒怒取怨幾不能解執事乃以

文體之變爲譽無亦姑以是慰其抑塞佛籥之懷乎僕生也拙無丘壑田畝爲終身計坐是未能勇退此執事所素悉武昌之產嘗累尊懷地荒路僻恐終不獲自遂今秋病瘳踰月呻吟展轉中念常州爲先祖妣誕育之鄉先祖遊寓之地風土腴厚去京師墳墓不甚遠已決計於此置田數畝聊以繫情志圖去就歲稍益之倘不能俟益則盡鬻新舍以供其費亦粗可辦斷不至進退狼狽以貽識者之笑爲知己之憂也方具書宜與徐先生及武進親舊特報而舉不報不亟告執事執事聞之願不爲一解平方石新命不

懷麓堂集
識肯一幡然否恐所欲聞故及不具

與錢與謙書

屢得書拜所寄詩文知造詣益深博但辭旨漫衍勢難精擇且中間時一作聾牙語則又失之險惟觀與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頓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夫珠雖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盤外水雖就下若止於非所當止則溢爲橫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以易心發之如柳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謙文必欲使揭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未發者亦已久矣病後再出情緒頗不佳聊此一洩張

時行給事形迹雖疎然能悉我意相見可無恨之不具

與巡按王御史書

近得董郡守書云本州欲爲僕擇地蓋屋巡按已准行此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寒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爲之也僕居京師累世作宦四十年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舂鍾爲之累况祖父墳墓親戚聚處之所在縱令得脫羈馮亦豈能遠涉數千里外而用此虛名實怨爲哉僕屬有哭子之痛本不暇久第恐工役已興緩不及事故亟致一

辭惟冀深諒鄙懷愛人以德公便中善諭本州早爲
停止使區區一身少免咎戾其視屋宇之惠蓋萬萬
也餘謹空

與東山劉都憲書

屢得廣中書札備悉賢勞而用人一事尤急所舉數
人皆愜公論於古人集衆思廣忠益之義殆不愧焉
安攘之計固已槩定而綏撫之意勝於鋤艾其效亦
畧見矣引身之疏不意卽上聖明簡在特示勉畱議
者以爲身任繁難未宜自遂幸少從容處之以答聖
情慰時望爲一方生民之福不審尊見以爲如何僕

不才多病實不堪勝三疏乞休不獲允命適當多事
之日不免力疾供職展轉煩亂愈增悚愧知我者亦
必有以諒我也奏事人回艸艸附此惟爲國自愛不
具

與闔族書

家門不幸兒子兆先遽爾夭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
吾兄弟子姪聞之當同此一慟也近累得家信要還
居茶陵蓋聞有買田常州之說故爾緣常州去京稍
近地利甚饒而田價驟賤又有諸知舊借價買田數
畝因令李順父子前去一看實未能遠棄墳墓以往

况今遭此大變就使得脫職務亦不過老於京邑非但不能歸茶陵亦决不能居常州姑俟葬畢卽呼去僕回京也比得董太守書云爲我造屋已蒙巡按准行令人驚愕累日自念作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鄉里乃復以土木筋力爲之累縱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聲勢財力於心誠不安而怨怒誚謗亦所不免使得歸而居之猶爲得不償失今乃以虛名招實怨亦何所苦而爲之哉徃歲牌坊之作在本家已爲多費而官府復屢爲之苦不早聞及其書辭免則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復踰前轍而又甚焉悲愴之餘增

我鬱悒用是銜哀執筆亟達此情望我同姓深相體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見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湖廣鄉錄尚未至二姪不審消息如何縣渴縣渴

再與闔族書

近來家門之禍哀慟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來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贍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及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有出田以供仕者某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顧辱此饋事之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恬然受之哉所有契本輒欲封還而嘉表以爲身受伯叔之

命無辭以自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去也復元到此輒病累治不效已爲棺殮買地葬之西直門外明光寺之後聞其有妻及子女無所於託可憐可憐嘉敬舉鄉科試錄已到此則可喜耳匆匆不悉

再與闔族書

嘉表回已有書奉復雅意所有田契一本因渠不肯帶回姑留在此今附去煩眼同檢入仍將數內田地照舊歸還各主乃見骨肉至親相厚相信之情不必再寄寄亦不敢受也前書已悉痛苦之餘不復縷縷

外房屋一事已附書與奏事老人亟止其役想能體念不俟再囑也

與韓方伯書

近辱手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爲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爲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今另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明白不至

沉滯幸恕瑣瑣

答楊邃菴書

累辱慰問語意懇備非異姓骨肉不能爲此言近者承致厚奠重之以辭喬生之行僕實借往竦聽宣示神魂俱失蓋自亡兒之沒師友尊幼枉祭者五十餘篇而語之懇意之備至此極矣感刻之餘不敢言謝亡兒殘艸承爲遠致覽之泫然此兒存時不覺其進自今觀之實亦有過我者豈鍾情溺愛之蔽故然邪先生酷愛此兒訓迪誘掖恩同其父而兒不能少有報稱以死負負不敢言感事觸物登高望遠不獲握

手一慟以洩胸中憤鬱不平之氣猶爲可恨也倪青齋傳體齋兩先生先後傾逝一時人物凋謝至此固當爲天下痛之友朋故舊之私又不俟論劉東山尚未至謝方石又將去矣向來懷抱作惡糾如亂絲人便聊此一布目痛不及親書并希心照

復徐都憲書

病中屢辱存問甚感近寄到陳提學所修闕里誌諒已經裁定紀叙詳整快閱一過間有欲商確者輒附其下仍粘票于上以代面議用硃筆者病目新差取便閱視初不計其僭後始覺之萬希情照古今文字

頗亦增入數條並聽采擇先聖像如聞用廟中石刻
蹙小爲之雖筆意可觀未審能不失真否今將閣本
諸書所載令京中名筆用薄紙摹出各附一幅亦惟
擇而用之繕寫雕刻須得良手仍校對真正乃可傳
遠固知精鑒及此然此事關係極重工不厭精言亦
當不厭多也餘俟後悉不具

與陳提學書

承寄到闕里誌紀叙詳整足徵學識而扶植教化之
盛心固不待言也病告中快閱一再過頗有欲商量
處如篇目中門第二字恐未穩帖世家事蹟等舊文

各出原本今既輯于一編而前後重複意欲以世家
爲主而年譜等文畧相照應不復詳書朱墨所到皆
以一二處發例煩重加檢勘得十分穩當爲佳先聖
圖像聞做吳道子石刻蹙大爲小恐未免失其形似
今屬京中名筆就各書原像摹出數紙可擇而用之
古今碑刻所載已多而賦詠頗少今稍增數首以備
采錄若繕寫校對雕刻之工諒能一一介意使極精
當庶不孤此盛舉也艸艸奉復餘在都憲公書或可
互見不具

與衍聖公書

去冬衆疾交作衰憊不可言自分休退三上疏乞身不獲俞允又辱別遣醫來視蹶踏無所容延及暮春病勢始却茲以初六日入朝便中附此以慰至懷廟垣事緣原奏不曾備悉買換民地不敢虧損之故愛民惜財實出聖意似無容議矣闕里誌已修成寄到山東兩生在此守候今畧爲增損寄去卽入梓鄉是一時羨事閣本孔氏實錄諸書已抄得數部付陳提學采輯畢當就彼裝送寘奎文閣中永爲家寶也孔學錄近有書及此故以附知艸艸不悉

復松露周先生書

比得手教知清恙始平尚須調攝但聖心簡在輿論所歸恐不獲以自遂留都之命公望猶未愜焉發此爲兆亦一轉移間耳伏冀少迂台旆以答綸音無疾其驅請以昌黎此語爲贈區區不才久辱知愛國憂邊警大弗戰勝電勉日夕甚疎候問便中奉布艸艸亮之萬萬

答章祭酒德懋

久違風采已閱十年感舊懷賢曷嘗少替稽寸札顧辱賤長疾病之餘神思荒落加以國憂邊事日夕靡遑內省愧恨不知所以爲報也恭審名膺簡命任

重師儒山斗之望與日俱積絃歌衿佩之士未嘗不樂得其間平生所學宜於此焉試矣說者乃謂習成而後教功難而日寡簿書條格之所不能盡抑孰知身可爲教誠能動物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哉方石先生南北並望天下以爲美談旋以不得已之故力求休謝世事之不易合乃爾於此蓋益重先生之思先生雖固執謙退亦安能自解於天下哉定山在京時已病後遂至此聞其子亦能詩但志業恐不繼直夫幸終首丘之願而有子有孫又不失其名節以死差強人意此皆平生故人聊復一道餘不多及秋

暑未平惟以道自愛萬萬

復謝方石書

前歲三章之乞復成畫餅旋值國哀預聞顧託大義所關誠如來教去冬偶觸事會彼此去留體同而跡異久衰多病之身分不能起覩縷連章展轉踰歲忽以問安禮重事涉驚危羣望交趣若無所逃於穹壤之間者不免黽勉一出以需後期故吾尚存竟不知稅駕之所恐全身完名亦造物者所靳也知我罪我者以爲如何憂苦襞積千緒萬端筆札所將不能一二便中暑此奉布惟以道自樂用慰瞻羨之私幸甚

與王守溪書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汗濁者
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橫罹羈
帛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瓊隔塵世羨慕之極不
能爲情憂勞併集久疎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
相白耳比聞尊候未調旋已勿藥不勝忻慰王敬止
回畧布一二餘非筆舌所旣諒之而已

與沈亞卿書

比承令嗣致所寄手札嘉惠適以孔氏女在京病劇
方集醫議藥不能出見越數日藩之盛綱云已整駕

具書俟之則旣發矣至今怏怏像贊不敢例辭但地
冗迫未能屬筆承寄蘇祠記文二幅中間尚有謾字
前所謂二十幅者蓋未之見也此文雖陋事體亦不
細倘衰疾未甚欲自書一紙聞蘇州有善過朱者或
可別議之乎家集猥及賤名倉卒酬應辱收錄頗記
遊朝天宮二和章險韻長句不知偶遣之邪抑有所
擇也匆匆畧附一笑不能悉

與東山劉先生書

自得六盤山之作讀至末句令人黯然銷魂不敢以
病告時不預其事爲解計窮力竭俟命與時固有不

得不然者久稽奉和豈敢頓忘正坐無辭相白姑徐
徐云爾今年四月以後計必南歸不意事多反覆中
間曲折不能縷數九月得遂菴報已遣人奉接河西
道梗未得消息爲之惘然倥偬初乃發舊篋奉次元
韻是日復得遂菴所致手書有經六盤之句因憶元
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又以驗物數之有定也
再和一章并書別紙以代晤言方石二月內壽終貞
菴固無恙嚮所傳者真妄相半乃爾然貞菴次繼子
死于京師先繼子甚不得力八十餘人遭此怫意其
情亦可想也蕃兒論策頗解出奇今歲不中不意復

蒙例廕苦辭不獲老母漸衰或者藉以爲慰而非此
兒之志亦嘗繼之以泣也非平生知己誰則信之勿
勿不旣惟倍加珍攝以隆壽祉不勝至願

與孫志同太宰書

呂亞卿梁閣老前後寄到手札情誼周悉近喜喬遷
太宰允符士望令器亦擢高科名門集慶非獨爲鄉
里通家賀也僕久衰多病未遂投閒習隱之懷與歲
俱積百責所萃何以堪之小兒兆蕃方銳意舉業不
謂謬承廕錄苦辭不獲至于飲泣非恃知愛不敢爲
此言實懼無所底就以負大賓君子禮教之盛心云

爾便中畧布一二不具

與劉東山先生書

何生來知道體康適但不得一字爲恨區區心跡無以自明私竊揣度恐平生舊故亦不相信而何生乃能備達吾兄之意若冥會而偏照之者世猶有知己存焉死不恨矣且僕於吾兄豈恃何生之言而後信哉顧其跡誠有未足取信者耳向因多事黽勉至今茲不得已復申前請而尚未遂然麋鹿之性已不在闌芷中矣數日後當再報近刻老父字法今寄奉一部通家骨肉如吾兄者更復何人覽此當爲我一概

然也前所寄詩聞有未到茲以別紙錄上曹大參同年子故可託也

答喬希大書

走處身無狀不能勇決必退以逃貪冒之譏夙昔初心中間事勢皆希大所濼信而洞燭者無容喋喋第聞遷轉官僚一事衆議以爲不當此有不得不言者蓋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四衛門乃國朝定制今通無一員是百餘年所未有坊局諸印例皆內閣委掌不過寄之翰林翰林學士未闕有一人帶管二印者旣非吏部所得具缺豈可不爲之處翰林遷轉非

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自逆賊擅權老姦附和四三年來修會典者退降陞職修實錄者擠黜大半當是將旁觀坐視不能抹正咎有所歸後雖稍稍復舊而資格尚淹員數反闕變而通之勢不能已彼此兼職固是祖宗朝深意明旨昭然嚮時單除却是故爲惜耳若謂宮僚無故不宜預設則成化弘治之初嘗爲之矣宮保太少又其大者非惟累朝之所不廢而今亦有之且嫌於無陽固宜有深望而預待之者必欲盡虛此職而後爲當可乎不可乎若又以爲秉鈞衡而植私恩則凡掌銓曹者查缺選官乃其常事亦將

避此嫌而盡廢天下之官乎况今遷轉之官有當日考滿者有滿在數月者計資筭歷無益有虧怨罵之聲不絕于口蓋當議擬之際亦爲朝廷靳惜名器而非敢以相徇也顧外招物議內拂人情公私之間兩無所據實由識計疎淺處置乖方卽此一事敬聞過矣知我罪我其將以爲如何

再與喬希大宗伯書

近兩得書寒溫外別無一語豈有所懲故爲是默默者邪計希大於僕不宜爾或前書過于自辯致希太不自安蓋於希大有不容不盡者若今道路謗責之

言洋洋盈耳僕曷嘗置一喙於其間哉顧進退之迹無以自明如後所誤報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久悔其誤豈於僕之素心亦有未諒者邪病告中不能多言聊致此耳繼有所聞幸時致一二以為藥石無悵無悵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一

傳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西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甲科躋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居小宦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眾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自於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晚竊聞

懷齋堂集
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各行駁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湮沒畧舉一二爲後進君子道之俾他日有繡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爲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強焉志曰以若所爲非獨理悖且不免於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暄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爲謀者枷暄於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

不肯強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路貴字秉葵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儼家禮去幡幢鼓樂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毀雙屐置案上曰吾無他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人而去後以壽終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藉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朝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爲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歛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

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僞作趙書粹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盡鬻之人多傷之賀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常居善藥人呼爲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間其行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入者瑣瑣不足錄已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鬻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鑿之役武官胄士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搯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

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
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
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
子又死某育其女俾不失節蓋其壽終其子敏贍其
女弟以居至於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
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甃石堦壞默數之自某門至
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
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
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
索傭書銀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

忝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
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
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
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
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
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
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
管窺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
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
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懷麓堂集
姜貞菴傳

貞菴姜公名諒字用貞貞菴其所自號浙江嘉興人也少爲縣學生博覽強記尤精尚書學舉景泰庚午鄉貢登天順甲申進士擢行人司左司副以宮政自律與寮屬胥勸戒一時奉使爭檢飾尚廉節被簡爲御史者相繼會司正闕衆屬貞菴貞菴薦行人林雍而處其下人以是多之九載秩滿以母老圖便養遷南京刑部郎中讞鞫明恕遇親屬交訟必委曲開導務全其恩若挾勢撓法者則不少貸嘗有疑獄歷數司不能直立爲判決尚書周莊懿公以公平清慎書

上考擢知漳州值歲歉海盜蠡起乃發廩賑乏賑賊黨數十人其弗率者簡練勇壯授以方畧禽其魁餘黨悉散民賴以不擾又築堤捍潮濬塘置倉以備旱溢禁佛齋作義冢立鄉約以高東溪之名節陳北溪之道學皆建祠祀之又爲文以表迭監郡之節義顧都司之保障爲榜文數十條勸諭防範靡所不至治行爲諸郡首後入閩通志載其事爲詳成化甲辰入覲歸母益老遂乞終養漳民懇請不赴則相與建生祠勒惠政去思二碑弘治辛亥知府闕耆老數輩請之朝庚申又請焉皆不果貞菴家居幾二十年睦處

懷麓堂集
宗族母喪禮葬葬兄嫂皆盡制以無子立兄子某爲
後其自處益嚴甚未嘗輕入城府視官事若將浼乎
其身齒德並積屹然爲鄉邦之望嘗於先壟東自作
壽藏名曰敦良封樹深密時與賓友載酒殺游樂其
中識者又稱其達云貞菴素負賞識不輕許可其試
于禮部也與劉公時雍及予講學京邸相知厚及同
舉進士與方石謝公交亦然今予承乏內閣時雍爲
右都御史總兩廣軍務方石爲禮部右侍郎掌國監
事而貞菴獨執德抱藝歛而弗耀人事之不齊乃爾
然其所自守亦耿耿不可磨滅二公謂古有生爲友

作傳者以貞菴屬予故采其事行之大著於篇贊曰
張御史稷巡閩還報官吏賢否籍謂貞菴有盜化民
安語予見而問曰化亦易言哉張曰漳人有某某者
家爲盜姜守撫諭之遂感化不復作此誠難吾有所
試也若當政行志得之日小有所不合輒毅然引退
無纖毫顧戀尤人所難職銓曹者誠知之宜不聽使
亟去以終此政且大有所試也故世恒患人才之不
盡知且不盡用也如化盜事予於貞菴尚不能知况
他人哉及貞菴退處久而不易其節大夫士經其邑
里者未始不重之謂其尚可用而貞菴亦老矣雖薦

懷齋堂集
且不出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着之青神人也少爲縣學生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有兩貴家爭田公承部檄案之其一以地名偶同其姓執爲己業公曰張家灣盡屬張家耶事乃直以精敏聞遷員外郎知西安府歲饑甚發廩出貸仍爲措畫如數償之會有西師餽餉不乏西安水多鹵民苦汲宋龍首渠久廢或議引滴河水自丈八頭置牒入城以洩於隍積滓旣久城且壞公因丈八之制開新渠貫城中經漢

故城達於渭以免公私之患人稱爲余公渠巡撫都御史項公忠上其治行賜勅旌異成化初陝西布政使有不職者戶部尚書年公富請黜其人而以公代之吏部謂其侵官年力辨不能得都御史林公聰亦薦公擢右叅政督三邊軍務遂遷右布政使滿四之捷公在軍中贊畫爲多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北邊正統初始渡河守臣乃立石爲界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賊天順後敵覘知河套所在入屯其內而我屯守反在其外請於沿邊墩

臺之隙築牆建堡又於界至之隙因山刻削其高若城每二三里則爲敵臺崖若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爲偵敵避射之所蓋自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里凡爲堡十有二壕牆崖砦八百有奇小墩七十邊墩十有五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地或以爲棄地可惜公謂我朝永樂間以東勝難守亦嘗棄之今二營就險可守兼利耕牧省轉輸費是地未嘗棄也又請置榆林衛取逋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爲屯田歲獲數萬石立武學

以教子弟之俊秀者軍中器用鉅細畢具率範鐵爲之識以歲月至蔬菜之類亦隨宜教藝而時巡省之自是敵過城下必嚙指相顧莫敢近又言河套要地宜令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行之至今以功轉左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陳弭盜安民數事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壞公鑿山開道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餽餉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者六千有奇又以陝所易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寇鎮戎二千戶所領之

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賜勅獎勵有
北寇畏威西戎遭芟之語召拜兵部尚書論功祗從
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遠東
守臣阿權貴意請征建州內附之人以爲功公議不
可因請別遣重臣制之以敗其謀不得則極論其啟
釁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賜誥問闔部待罪公獨承
之云皆臣子俊所爲上怒亦解時貴州守臣言播州
苗賊爲患請調兵會勦公謂變在四川而貴州以爲
言此要功者因極論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乃已聞
母病憂悸成疾上令中使以膠米牢具來問而遣醫

視之及以喪告給驛賜道里費命有司治祭葬服除
賜勅召之改戶部尚書大同失利命公總制諸軍事
公請京兵分戍要害紀律一新寇再引去上遣錦衣
百戶以特羊上尊往勞之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
上言請禁貴家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往
北邊節制諸軍公行邊自宣府至大同築外城置樓
櫓造戰車數千兩爲練武圖以教士卒錦衣百戶韋
瑛者附勢亂政謫戍宣府後妖言事覺公坐以死法
斬於都市時論快之未幾復改兵部召還朝俄改左
都御史雷鎮大同有論其糜財病民者命工部侍郎

杜公謙及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無所得落太子太保致仕未踰年仍召爲兵部尚書復太子太保再閱月先帝升遐公力求去今上慰留不許弘治初卧病公署疏三上上遣醫賜羊酒乃復視事慮近戚之請恩濫爵者上言馭世務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務以公義不以私恩因乞骸骨恩禮益厚比在牀褥猶手削奏稿念湖廣四川荒甚陳弭災禦盜之術至寢不能寐再遣醫視疾弗瘳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一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寶鏹萬貫命有司給棺斂具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肅敏錄其孫繼

祖爲錦衣衛百戶公沈毅寡言而中博達有才畧務勤官政尤篤孝友在陝時屢乞終養不得比姑母喪格其子寘勿會試禮部念弟子偉爲父遺腹殊愛之子其遺孤寘舍其子而請廕爲國子生爲知府時有寇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生平好讀書爲詩文有奇氣遺稿若干卷藏於家娶魏氏封夫人卒子二寘其長舉鄉貢孫繼祖旣廕而天寘乃復就廕進千戶後以征南功擢指揮僉事今上聞其才命理錦衣衛事寘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亦有賢聲公嘗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僞又曰人固貴剛

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爲名言贊曰予嘗接
令公談卽事論事必欲實見諸行往復曲折大抵皆
國家天下計也及跡所施設歷歷可指數而在陝西
功爲多在延綏爲尤多蓋以公邊數千戶屹成巨鎮
與寧夏甘肅並爲陝之保障雖童兒女婦莫不知頌
其功及用於北邊值時與地有所不合役未及興而
衆煦山動或者乃并延綏之績爲疑然則大臣之排
羣議任衆怨以成大功者不亦難哉夫民不可與慮
始可與樂成固也以吾士大夫爲國家天下計亦爲
是言何哉必若所言則都重位饗厚祿者皆將諉於

傷財害民累歲積資計日受代而不復知有天下不
至於大壞極弊不止也嗚呼世安得有勵志勤事惟
日不足如士行者哉予故傳公俾凡有吏責者勸焉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
生順天涿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
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
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爲祭酒
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
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謨寘落卷侍講

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英宗復辟改修撰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遠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灤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

汝內閣叅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公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腑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

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覲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接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徒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

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位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直祥從旁贊甚力上徐謂曰正是言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書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公間爲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上曰汝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罪躬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

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潔以母老畱園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爲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爲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酣睡謂公曰梏有封印柰何公教之曰可燒鑿令熱以酒將紙就灸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脫梏剝其中復釘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

得至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上每意正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內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憲宗嗣位有御史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令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益上

懷齋堂集
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
然爲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闕遠計築
西湖隄溉田數千頃京庫輸納多爲解戶所侵公盡
省其費士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
皆切齒憾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橫莫可避公
亦厭苦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
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郭遜之二
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
爲媒孽皆得罪去文憲敦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
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忽喪幼子慟而成

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葬堅村
世墓公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
許俯視一世其爲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
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
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
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僅有十卷行於世深衣纂誤
一卷藏於家配宋氏西安咸寧人以賢明稱生四子
增堂皆慧而天其二殤也女六人長聘天津右衛指
揮僉事呂昂次適宋景次適監察御史李經次適今
具官東陽次尚寶司卿李沂次順天府學生李誠六

女者皆卒其甥女趙氏適公友鄉貢士潘公流清子
辰今爲翰林五經博士經東陽及辰皆公所自擇云
贊曰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
皇明混一區夏幾百年至於宣德正統之世庶富而
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天順復辟之初出
膺召命居勿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
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姦所構又厄於
媚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
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

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爲祠
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失爲公
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
之以補國史之闕且手書一通畀其從子坪從孫梁
俾遺其後之人

儲處士傳

處士姓儲氏諱某字仲文其先毘陵人國初徙秦州
爲鉅族處士生而醇篤言動不苟惇行孝弟不煩師
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興嚮慕若固嘗
然者嘗市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敵騎圍城雨雪

浹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橐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利計耶比歸所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寢落間曝於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携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成某地費不給祇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遂失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封識并金幾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爲謝處士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有飢色予之

粥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皆嘖嘖稱嘆曰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佺孫十餘人曾孫嶠鄉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京戶部左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佺孫洵亦舉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尚多如鄉人言論曰蘇子嘗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蓋得之孟氏千乘簞食之說謂矯強者易而造次急遽者之爲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勉爲之顧以此勵世猶有不能然者處士施

布時當優裕未足爲難其拾遺金時方處窮約卒然
得之卽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有定見恐爲所
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愆惜而方自以爲謙
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處士卒六年而戶部生又三
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善之當而亦非處士意
也世之善不皆能無所爲而爲亦不能無待於勸故
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爲報者而後可以爲勸
也戶部惟祖德弗白是懼自述事狀以告於太史氏
請爲傳以傳姑著其大者如此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二



說 雜著 策問

泉齋說

無錫邵國賢居近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
夫泉由靜而動自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
爲用不可窮方其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
形隨時濟用漑而爲田滫而爲澮匯而爲溪爲河爲
江爲海人亦忘其爲泉而泉實有之孔孟以水喻道
以此故也後人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所
謂一源者謂卽體而用在非體之外別有一源也所

謂無間者謂道寓乎物而非因物以爲理也然則卽
泉以求道其亦甚近矣乎顧於此有二義焉以之爲
學則有蒙之象以之爲教則有發蒙之功包蒙之德
擊蒙之戒合內外人已而求之其於道庶乎其盡也
國賢篤學而力行旣有所得矣今以按察副使督江
西學政有教之責焉其有取於名齋之義也夫若泉
之在惠者則徒取其名而弗濟於用國賢蓋因是以
求道而非局於是以爲用者也國賢以爲然乃書以
贈之

孔氏四子字說

宣聖六十二代孫曰聞韶聞詩聞禮聞善聞韶以其
父衍聖公以敬之命因叔父衍聖公以和上京師禮
娶子女以歸公爲之請字於予予字之曰知德繼又
有請乃字聞詩曰知言聞禮曰知節聞善曰知本而
統爲之說曰韶舜樂也舜作簫韶極聲容之盛歷千
數百年而季札觀於周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
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數十年而宣聖聞於齊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曷爲其然哉作樂者必本
乎德舜之德諧於家而化於天下故能見乎制作播
之聲容而其爲郊至於神人和鳥獸格此所以爲樂

之至也故宣聖論爲邦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惡其亂雅樂也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宣聖之德不亦於是而知乎人能知樂之本乎德則所以涵養心志薰陶德性以爲成人者可幾矣故字聞韶曰知德詩者言之成聲而未播之樂者也其爲教本人情該物理足以考政治驗風俗人能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能言古之詩宣聖刪之以爲世訓謂其子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蓋以此也故字聞詩曰知言禮者理之節文而爲事之儀則其爲教有品秩有制度所以固人肌骨

之會筋骸之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人能學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能立禮之經宣聖定之謂其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有子得之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字聞禮曰知節人之性本善而無惡其有善不善者習也必明乎善而後可以復其本然宣聖言繼善成性孟子言性善程子釋之曰學而知之則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願已有未盡知者必資之於人人與己之善一也舜聞善若决江河禹聞善言則拜蓋雖聖人猶然况其下者乎故字聞善曰知本且君子之學必資乎聞而聞必貴

乎有擇擇而不能行其與不聞一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者亦獨非宣聖之言也乎爲孔氏後者顧名思義慎其所聞擇而行之則去聖雖遠亦不失乎所謂聞而知之者矣予見聞韶醇謹好學足承世澤又聞其諸弟皆秀穎林立方興而未艾二公之善教皆於此徵焉予不暇汎引惟以先聖之訓爲的而以羣聖賢之說證之嗣此尚有字者引而伸之可也

移樹說

予城西舊坐久弗樹比闢地東隣有檜百餘株大者

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爲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畱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繞其根若碗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隆其次之南稜緝樹腰而卧之根之罅實以虛壤復卧而北樹爲壤所墊漸高以起卧而南亦如之三卧三起其高出於坎以木爲牀橫載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信其數行數百武植於墓後爲三重闕然而視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於門再闕歲而視之其成者又十而九者也於是條

懷齋堂集
幹交接行列分布鬱然改觀與古墓無異焉夫規大而坎疏故根不離宿土厚故元氣足乘虛而起漸故出而無所傷取必於旦夕之近而巧奪於二十餘年之遠蓋其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爾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後何不爲君子之歸也哉族子嘉敬舉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畱居京師與之考業論道示之嚮方俾從賢士大夫遊有所觀法而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竝進再誦有司將歸省其親子冀其復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說以貽之

書某節婦事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相與爲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爲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爲寡姊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強之然尚弗慊必預具舟楫俟其登卽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發舟二子送入舟二子先躍於岸一繼之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

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爲婦始悟其給也卽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爲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夫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爲我具鷄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恨矣商亦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於衆曰兒子鬻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爲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被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

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顧一轉盼間而念慮頓改舍苦茹憤淡自晦慝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爲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使難贈喬太常希大

正德丙寅春二月太常少卿喬希大奉使代祀於山西謂予曰使之道難矣先生幸教予乎予贈以一言曰敬蓋古之所謂使者以專對不辱命爲能然必曰

行已曰達政以爲之本非徒能也今四海一家言語
辭令無所有事凡受之朝廷以施於天下者皆命也
而惟祭爲大若代天子所有事於山川帝王藩府園
墓之地則其尤大且難者也舜命官必曰往欽哉命
秩宗曰夙夜惟寅欽寅皆敬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
祭是以祭喻敬也而况於祭乎夫天子者天地神人
之主也當正始之際爲代告之舉具名而後命御殿
儀制而後遣禮殷而義重山西之祭爲海爲瀆者各
一爲帝王陵寢者二爲晉六代四王藩二王墳園者
共十有二專使而僉攝其難殆有加焉玉帛鐘鼓登

降作止之節非其至也希大志行端恪足以有爲初
命爲儀制既習於所謂禮歷考功文選凡禮官之宜
否稱負多其所銓授而考覈之者也今又以專職承
特遣必其誠敬足以達聖情精白足以格神既使之
道固所優爲而亦豈可易而爲之哉且希大以四品
滿三載請移所得誥命贈厥考郎中君及母宜人竣
事之暇將道樂平故里焚黃而祭祭之道一也而公
私先後之義則殊當郊籍祧祔之餘海濱陵園之後
而因得及其親私不廢公情不捨義典章著而倫理
盡矣若懷古而思登高而賦文章歌詠足以發其心

懷麓堂集
志而播之鄉國者又其餘事奚必爲希大道哉希大
舊學於友邃菴楊先生及予其視予也猶其視邃菴
也邃菴提學山西予嘗爲作政難希大之行非政也
使也故答之云爾與希大游者李郎中貽教輩請書
以爲贈作使難希大之兄中書舍人本大時予告於
家予之視之亦猶視希大也因并以告之

原禮贈喬希大宗伯

禮之道何始乎自天地以來有之矣禮之名何始乎
自經籍以來有之矣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
焉禮之云者配仁義智而爲四德合信而爲五常配

吏戶兵刑工而爲六卿配易書詩春秋而爲五經其
所自爲名者合天地人而爲三合吉凶軍賓嘉而爲
五合冠昏喪祭鄉相見而爲六以經言則有三百以
曲言則至於三千極天蟠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
行之則在乎人若其所以行者則有恭敬辭讓以爲
之本有品節度數等級器物聲容綴兆以爲之文古
之治天下者其居則宮室車輿其服則衣裳弁冕其
器則尊爵俎豆其樂則金石絲竹其儀則登降揖遜
以之朝覲聘問射鄉燕享井田學校哀樂慶弔皆所
以教民成俗養其德性而定其名分使之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此歐陽氏所謂治出於一者也及禮與政分則所謂節目度數者時殊而代異上古之制邈不得聞夏商之禮孔子時已不足徵矣周禮書雖存而殘缺已甚或者至疑其非聖人所作孟子所論爵祿亦與王制不同漢唐以降議禮之家與國終始而卒無所定是其官雖設文且不能備而况於本乎叔孫通之儀無暇論已賈誼言之而未遑見用王仲淹謂孔明不死則禮樂可興程子亦以爲然然亦未試也張子之學由禮而入其論禮制多本諸古而不易行朱子於司馬氏所參酌者獨有取焉及自爲儀禮經

傳通解未終而卒君子憾之然其論固在也我太祖高皇帝本詩書禮義之化分經以取士列部以置官又製爲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書頒示天下是凡學禮者所宜究心而况爲其官者乎大原喬希大氏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越二十有八年十命而至南京禮部尚書謂予曰昔予爲太常少卿代祀西藩先生嘗作使難以教今之行其將有言乎予惟禮之職重矣昔人謂禮樂必百年而後可興今南京乃皇祖開基之地規制具存百司庶府遵奉罔缺予嘗奉使而南見小官下馬道側市民雖

隔門牖亦起立俟過比吳侍講南夫云嘗官禮部見國初書籍猶有存者然則品節制度之詳尚可考而知也希大制行端謹博經籍富文藻禮儀之事又其所素習者率屬舉職固不俟言顧於國家教民化俗之大尤有深望焉者乃推衍古義作原禮以貽之

記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

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上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負屨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叅政贊者止此又詢於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蓋記問之難如此恐久而復失之漫識於此以俟諸他日

私試策問十六首

問嘗觀楚漢之際矣高帝入關秦惟恐其不王何以得之項羽引兵咸陽秦大失望何以致之范增勸楚以除漢忠也而說者以爲滋暴張良勸漢以距楚是也而說者以爲不義君臣得失之間蓋皆有可議者姑以此評之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然嘗考之入秦宮室意欲留居因苦口利病之言而還軍霸上怒楚背約欲攻項羽因養民致賢之諫而就王漢中爲義帝發喪遮說之辭也不然則兵出無名銷六國封印借箸之謀也不然則幾敗公事欲捐成臯以東矣而復取敖倉則因以食爲天之說欲拒王齊之謀矣而操印立信則因躡足附耳之語非長安天府之言幾誤於山東之策矣非先封雍齒之計幾陷於沙中之謀矣凡此皆假於人力而所以自爲者亦無幾矣如不必自爲也何必漢高人於此時皆可以爲之矣今論英主者必曰漢高其亦有說乎

問史稱高帝之寬仁文帝之恭儉今其行事可考而知也然高之事亦有似乎恭儉文之事亦有似乎寬仁者而各以是稱何哉若就其所長而論之其於是

道亦容有可議乎否也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
問漢武帝之爲君其見於史者詳矣後之論者則謂
治效不若高文而甚者謂與秦始皇無以異譽之則
謂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甚者則謂詩書所稱何
以加焉其亦有所指乎試言其畧
問漢之興也凡三高帝之創業得韓信光武之中興
得鄧禹照烈之恢復得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有陳
說而三君皆聽而用之以成其功其說也何見其用
也何效其優劣成敗亦有可議者乎否也讀漢史者
舍其君臣奚先願聞其故

問先儒謂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當其時方分類
聚勢均力敵或互相撐拒或互相陵軋故能鼎峙天
下久而後合於一使三國之人材併合於一其功業
治效當何如也然各就其國而論之宜以何人爲最
以天下觀之又以何國爲優且蜀吳之治效雖成而
功業反不魏若成敗之際亦有不相合者果盡係於
人材否也抑由前觀之東漢之人材不爲不盛矣而
卒以毆魏由後觀之西晉之人材無以加於魏也卒
掩魏而有之其成其敗又有大不相合者夫人材而
無益於功業治效又奚以人材爲也試考其實推其

故而言之

問晉室之政可論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考課前代之遺意也而論者以爲傷理中正近世之美制也論者以爲損政伐吳之計定矣論者以爲必有內憂降胡之處久矣論者以爲恐貽後患名重海內者或論其禮法於此大壞慷慨忠義者或謂其於道有所未聞遭亂尚武此言似矣論者以爲不然善處興廢有識稱之或論其不能無罪此其爲說或出於當時或出於後世皆非無所見也試詳其故

問賞罰國之大政也善爲治者必稱唐之太宗太宗之論賞罰多矣嘗考其所行魏徵以直諫賞長孫順德以受賂賞其賞同乎權萬紀以言利罰張蘊古以按獄罰其罰同乎其餘若此類者尚多今不暇悉舉姑摘其一二試相與評之

問論諸葛武侯者多矣輕之者以爲管籥重之者以爲伊呂何相去之甚耶謂其不終則功業必就功業果可就乎謂其不死則禮樂可興禮樂果可興乎或又謂其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是在伊管之間矣抑其禮樂之有未興功業之有未就者乎夫觀人者於其迹而不於其心未有不失之者也試原其心而

優齋堂集
論之以爲如何

問晉祖逖之清中原忠矣而胡氏謂其二道俱失庾亮之討歷陽壯矣而尹氏謂其四失皆備此必有說也其果然乎逖之與亮其優劣同異亦有可言者乎問吳赤壁之捷晉淝水之捷皆以寡敵衆變危爲安論兵者未嘗不以爲快也然曹操與符堅之勢孰難馬瑜與謝佗之才孰優劉備恨兵少而云足用桓冲請入援而固却之其爲見孰高或詐稱黃蓋欲降或給使符融小却其爲計孰巧是必有說也論史者於吳則罪其不能乘勝以要歸路於晉則惜其不能因

時以圖混一是果然乎使其出此其捷又有可必乎諸生以史爲學其勿曰非知兵者也

問文帝漢之賢君也然獄周勃削魏尚怒張釋之而踈賈誼召季布寵鄧通坐慎夫人而信新垣平進退予奪之際未合乎君人之道者亦多矣而卒能成盛治昭令各豈其得失有足相掩者乎抑別有說也

問史之論宣帝者曰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之元氣衰焉夫旣稱必罰何以病其刑之繩下旣稱信賞何以見其德之不純豈德刑之外別有所謂賞罰者乎旣稱吏稱民安何以病其元氣

之衰其所謂元氣者又有出於吏民之外否也試舉其實證其說相與論之

問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得於禪讓者何所起得於繼嗣者何所因得於征伐者何所見而各有其弊何哉夫禪讓之善似無容議而其爲弊尤深征伐之慘固不足論而或彼善於此皆不可知也至於繼嗣庶乎免二者之弊而有以長以賢以功之說其弊不可勝言亦將何所適從乎試詳其故

問前代之事存乎經史然世有遠邇傳有信疑姑舉一二以相質問天文之疑若月之光或以謂受日之光或以爲山河之影星之行或謂隨天而左或謂逆天而右地理之疑若禹貢所謂九江或以爲身白至箇或以爲三里至廩或以爲湖漢九水入於彭蠡或以爲沅至醴皆合於洞庭所謂河出積石或以爲出於崑崙或以爲出於葱嶺而後世乃有星宿海之說何者爲是孟子載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春秋所書時月或以爲改正朔不改月或以爲改月此事之疑者果當以何說爲準繫辭本聖人之書或者以書不盡言非孔子所作太極圖爲道統之源而或者謂出於術家非周子所著雖於書亦有疑焉乃若

四皓之事班馬皆同而以為事不足信至不載之通
鑑或以為實非此四人子房矯飾而為之者也文中
子之名其為書固在而唐史不載其諸弟子亦無一
言及之後遂以為併無其人此尤有可疑者夫生於
數千百載之後而欲懸斷於數千百載之前亦難矣
然儒師之授受者宿之沿襲亦猶有可據者試畫一
陳之以觀博古之學

問孔黜異端孟闢邪說所以為天下後世慮也當是
時釋教未出稱異端者莫老氏若然孔子問禮不言
其非孟子歷排諸家而獨不之及何哉後之闢釋老
者或作崇有論或作高識篇或著廣潛或著辨惑或
言鬼神不可以治天下或言諷唄非所以致太平其
於孔氏之說果有合乎或謂攻之而復大集者為不
知其方或謂論而不能回其君之惑者無以易之也
其方果可行而其論果可信乎乃若文名天下而謂
釋之道與大學論語相表裏英邁蓋世而謂老子得
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然乎否也且先儒所謂似是
也非者似矣何以言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近
矣何以言亂吾言心彼亦言心吾言性彼亦言性何
以見其殊吾言無為彼亦言無為吾言有為彼亦言

無所不爲何以別其謬論性與用截而爲二何以見其不當截論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何以見其不當分夫知其爲教之非則其流弊不足言也今方黜邪崇正往往見諸詔令政事之間儒名士學者固當不應徯志而愚民末俗尚有由之而不知者試相與講之以爲天下告焉

遂菴解

遂菴主人通籍禁廬僑居京第隙地晨掃重扉晝閑客有過者叩門而問曰此非楊子之居乎童子對曰是也導客而入若引若曳複院繚垣巍堂巨櫺客乃

躡足脫屣探懷出刺將修容以爲禮且歷階而就次童子曰未也再導而前委蛇隱翳突霑中啟懸櫺外蔽客乃髣髴指擬逡巡睥睨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而復跋童子曰未也盡歷紆曲豁達蒙翳仄徑旁通曾軒倒綴斐几庭設牙籤架度主人方兀坐書堆凝神注思聆馨欬而偃起具冠裳而出俟客乃揖而請曰子何居之遂也主人曰從善實難從惡則易地有所宜擇俗有所宜辟吾將寄遠心於車馬託大隱於城市屏物誘於紛華去塵襟於祓禊期淡造以獨得匪超舉而長逝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六籍絲棼

懷齋堂集
諸家鼎沸衆難交錯羣疑積滯吾將辨亥豕於偏旁
註蠱魚於疏記思縷析而毫分庶窮搜而絕繼豈塊
處而無營亦嬰心於有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
理窟淵微天機奧秘尼叟之所罕言庖犧之不盡意
吾將高仰堅鑽深鉤遠致求四情於未發之時探五
性於有生之際由粗而益極其精舉大而遺其細
尋墜緒於虞唐滌長源於洙泗窺數仞之宮墻涉千
尋之涯涘會萬變以同歸或殊途而一揆顧茲菴之
攸寄若百工之在肆彼居安以資淡亦引伸而觸類
者也客起再拜領遂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

第若馳康莊請執君轡若游大川請鼓君柁隨君
所之無畫無廢鉅卷長辭高楮大字晞唐學解擬漢
賓戲匪菴則名敢告同志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三

贊題銘箴題跋

孝宗皇帝御書贊

靜中吟一絕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先
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於赫先帝有靈在天明為日月散為雲烟發為文章
星宿森布二十八字應宿之數造化之動以靜為體
萬物育焉天地參矣其機在我致用則人調元代工
有君有臣大哉王言眾理兼有惟德與功為三不朽



在天地間益久俱長舊臣哀慕何日而忘

少傅兵部尚書馬公像贊

官有三孤公陟其位邦有九伐公掌其制觀夫嚴重
果毅之資閑浚博大之器稱廟堂經國之才蘊尊俎
折衝之計歷夷險而不貳其心閱壯老而不衰其氣
累朝耆德親荷乎袞褒天下安危方膺乎重寄於戲
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所譽其有所試若公之賢有識
者尚不能窺其涯涘彼善繪者豈非僅得其形似而
已邪

夏忠靖公小像贊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其容氣和
貌恭外朴中通不矯以爲異不比以爲同其大則君
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齒而俱尊名與
世而無窮於戲疊州之使貞觀所遺以佐永徽者也
而身負其託淮西之帥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
心疑其功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爲終矣然則下車
問政如仁廟贈官賜謚如宣宗竭誠盡瘁死而後已
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龍於戲揚文貞所謂王子
明韓雅圭之風者固以其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
際之隆也邪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門公像贊

氣和志平弗驕以盈惟德之恒兮法精律明弗敢以
陵惟官之能兮五嶺提兵兩京司刑惟績之成兮七
表之齡一品之榮爵齒並增兮惟官有評考實與名
今式瞻厥形兮

沈學士民則像贊

有跋

觀公之書銀鈎鐵筆睹公之容金相玉質得其惠如
懷拱璧之珍閱其藏如入武庫之室有博文游藝之
華有好德考終之實是宜先朝量能以授官後聖錄
功而蔭嗣誠足以侈盛事於鄉邦爲後人之表率者

也昔我孝宗敬皇帝聽政之暇游意翰墨尤好沈氏
兄弟書一日訪於內閣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學士度
四世孫世隆時授中書舍人領制勅文字且宣索其
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世矣卷有楊
文定溥所著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肅幼孜
胡祭酒儼曾學士棨諸贊畱內府不復降出世隆乃
別摹一像錄諸贊於後存於其家東陽因贊一辭用
紀一時之盛事云爾

題南京工部侍郎沈公小像

身若不勝衣而受之則有容言若不出口而和之則

不窮蓋嘗得西北江山之助爲東南詞翰之雄當其
入分畱務出秦民功持國之憲掌邦之工旋辭祿以
避寵亦完名而保終是雖在命大夫之列而有隱君
子之風者也

槐軒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於堂之南軒新闢北
戶戶外抵堂堂之隙僅足容武有一槐適生其間綠
戶而起其高出屋上可二三丈則布爲繁柯覆爲重
陰方暑盛時南枝透徹清入几格不知赤日之當午
也公顧而樂之若恨相見之晚者乃名其軒曰槐軒

賦以著志侍郎鄆城侶公姑蘇吳公皆和之出以示
諸卿大夫和者因益衆屠公則以銘屬予予昔奉使
南都禮部尚書金谿徐公時以學士掌翰林院事指
所植三槐謂予曰此樹既枯而復茂意院中有當大
用如宋王晉公所徵者屬予隸晉軒二大字扁於楹
際故公是時屬予而屠公見屬者亦以此也惟王氏
以忠信仁厚饗功名富貴之盛其祥在物蓋一家之
兆也然猶足以後文字傳久遠今茲槐所托顯於官
署天下人材所萃集之地其於氣運殆將有徵焉以
此例彼宜亦有不得不傳者也且一物之微而顯晦

出處繫於時者如此屠公感物用世觸類而取之則凡魁梧博大之材樸茂敦實之器固將掄簡甄拔以爲國家天下用彼山林草澤抱德而隱處者亦豈肯遺遠棄置使之有不遇之歎哉由是觀之則公之名望勳業當不徒爲一家兆也從而爲之銘銘曰昔聞其三今見其一彼槐何知倏異今昔昔在相門今在公署彼槐何心實同出處惟天生材氣運使然家運以百國運則千惟曹有銓若藪若淵彼材攸居視厥陶甄材具小大槐其大者若作棟梁此物誰舍或蔽若捐或顯若庸時哉時哉實維其逢公軒則嘉我銘

弗工公名之傳與軒無窮

長洲朱氏孝門銘 有序

長洲朱孝子顥字景南父病癱親爲吮滌父喪當盛暑負土成墳哀痛摧裂致有鬪烏之異有司上其事詔旌爲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師因予友某請於予予感其義且重吳請作孝門銘以頌之銘曰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觀惟善是寶惟六行有教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南畿實古豐鎬其孝伊何粵有遺考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盛行路信及禽鳥匪人則然驗彼天道孝門

懷麓堂集
煌煌天子有詔其德孔耀惟後人是倣

邵國賢亞硯銘

背惡鄉善爲義孔臧守潔去汙於身有光君子體乾之剛效坤之方致曲能動闇然日章文爲國而增華名與世而俱長蓋一物而具衆理庶終身而勿忘

蘆泉銘

有序

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爲物可愛其德可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性嗜經籍謳吟著述之餘無所有事日周旋其間冷然而

耳入爽然而目接蓋將屬其德而達之乎政怡然而契之乎心旣舉進士爲吏部員外郎通顯矣而不忘其初間以質予請爲銘爲之銘曰蘆生水濱不植而茂其美維何中通外秀泉出山下有蒙必亨維源之濶其流則清蘆以喻政泉以象德喻存孔經象繫周易兩物殊類各有其有孰其麗之爲德之耦維古有訓遠則物取取之維何爲德之友德則育之政則舉之有鄰厥居擇必處之盈天地間物盡吾與蘆哉泉哉請事斯語

井井亭銘

有序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爲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
味極清冽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俱廢
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伐石
爲亭於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饗君之利不
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肅名其亭曰井井君既卒
葬於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亭中銘曰有
山出雲爲雨於天其在地者則爲井泉鑿而泓之於
山之根不涸而雜不淤而渾仰涵星辰俯鑑豪髮維
食與飲用之不竭有闡護之有亭覆之維名隆隆井
食受之歲久泉堙亭亦云侈有惠封君曰是在我凌

溪發洪否極終通上爲嶢嶢外廓中空滌煩抹暘仁
者之功凡厥往來載畧載縷既庇其陰亦酌其澗錫
名孔嘉蓋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鄉
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爲江爲河奚井之爲維
家有堂維國有禎爲棟爲梁矧惟彼亭來者勗哉視
我茲銘

謝生得米氏故硯上有海岳菴三字爲之銘曰
海岳之英圖書之祥其人亡器則靡常得之者書其
昌乎

宣和殿硯銘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寸樸斲無

雕飾背刻殿名三字并御書之寶

此宋之物枯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潤而栗維玉其如蓋竭江南之民力供內府之珍儲舍政機之務而爲詞藝之娛者也嗚呼用有顯晦身無榮辱斂天上之雲烟閱人間之陵谷吾將撫宣和之往鑒續丁未之遺錄觀萬物之聚散寄一感於心目

惕菴箴

尚寶少卿崔甥世典請予曰傑未第已喪二親祿不逮養志存永慕自受學以後頗知嚮方懼弗能守顧示菴名爲警勵之地予名之曰惕菴蓋取諸易禮及

傳旣而爲之箴箴曰維人有心感物斯動惕然而興爲憂爲恐其憂維何春雨秋霜其恐維何朝陰夕光我秉天賦我受親體弗踐非人弗肖非子加以惻隱爲仁之形兼之悽愴爲孝之門終日乾乾乃德之成吾言弗信請視西銘

書讀卷承恩詩後

讀卷承恩詩一帙蓋弘治庚戌殿試之日讀卷提調諸公所作都察院右都御史寧波屠公所輯行於時久矣或者以爲國家試士之法專尚經術悉罷詞賦正前代所不及矧茲科制策方探化原求治道又新

天子明示意嚮之始而紀事之作以詩焉何居夫詩賦之所以罷謂其務枝葉棄本根非有司求士致理之意苟華而不害其實世亦不能無取焉故九敘之歌用之邦國二雅之詩施之廟朝古之紀盛事而詠成功者皆是物也夫使其徘徊聲韻不病於科場而典章制度賁敷於廟廊是不徒不相悖而顧豈不相爲用哉然則是詩也敘而傳之可也官以讀卷名者十三人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博野劉公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宜興徐公戶部尚書臨穎李公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山丘公兵部尚書鈞州馬公刑部尚書建昌何公工部尚書東鹿賈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洛陽劉公工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衡陽謝公大理寺卿蠡吾馮公而屠公及予皆與焉以提調名者三人則禮部尚書盧氏耿公左侍郎錢塘倪公右侍郎太原周公也詩倡於馬屠二公和者皆徧傳臚以後予繼倡亦辱有和者并以附之而徐劉二公爲序茲越五年十有人者博野公不及序以去及丘李謝三公先後捐館王何賈三公已致仕馮公爲南京工部尚書在朝者僅及其半今徐公

懷齋堂集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公
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耿公爲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馬公加太子太保倪公爲尚書屠
公進太子少傅左都御史周公遷吏部左侍郎皆非
舊秩而予適以侍講學士累遷至今官又承乏內閣
從徐劉二公後故復識其末俾來者有考云乙卯四
月二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東陽
書

女孝經圖跋

駙馬都尉樊公大振出女孝經圖一卷無名識後有

祭酒胡公若思記以爲宋李伯時作而世所傳願菴
集載此記首有吾家舊藏四字知爲胡氏故物也按
漢曹世叔妻班昭固之女弟撰女誡十八篇大抵做
孝經爲之故俗稱女孝經後世畫者多圖其事而本
亦不同此卷筆意精絕誠有如胡公所云者非近時
畫手所能彷彿也夫畫之爲用亦淺矣及其至或可
以感善創惡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施之婦女童孺
尤宜使其據事指物因辭以達意如后妃之間靜姜
女之貞烈樊女之忠讓驪姬之狠戾宜亦有悚然而
興惕然而懼者矣若班氏之文雖真質工拙未可淡

辨而其義不失乎正君子苟有取於斯圖亦無擇於斯言也夫子又聞唐郭良輔爲武孝經宋崇文總目亦載大農孝經酒孝經諸書者今皆不復見矣安得與此圖僉傳以爲博物洽聞者之助乎樊公讀書攻詩有王晉卿之風非徒溺於藻繪之好者吾不敢效東坡留意之戒姑因其請而識之

題宋舍人草書後

宋舍人仲珩書評者謂四體皆爲國朝第一其真草篆予皆及見之信然匏菴少宰所藏草書稷拂歌與王允達舍人家所見稱異殆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又非林守一格者比真翰墨之雄也但紙用粉箋歲久剝落殆無完筆使觀者徒賞其風神而已惜哉

書賜遊西苑詩卷後

右賜遊西苑詩一卷蓋宣德癸丑夏四月宣廟賜文武重臣及諸侍從僉遊內苑閣老黃公淮已致仕以謝恩至特與焉時館閣諸公賦詩以進各錄副卷於家閣老楊公士奇序已刊於家集此卷則平陰武愍王家所藏者也於戲君臣之際亦重矣蓋必有天冠地履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後上下交而德業成都俞世遠始替於下堂之見至於尊君抑臣之

世則變之極矣後之所謂交者乃流於近狎失於浮
豔或者不於公卿學士又移而之他其爲治效安足
望哉我朝自皇祖以來優禮儒碩遠超近代凡一豫
一遊一張一弛嚴而泰和而節者皆於此卷見之宣
德之治固有得於體貌之隆信任之篤者誠億萬世
所當法也東陽以後進菲才備員左右不能贊明良
喜起之化於此亦竊有感焉平陰之孫嗣成國公輔
出卷相示因敬書於其末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

九人會於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爲前後序圖
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於西
楊之子太常少卿導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訓導繪
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
蓋當笑談偃仰之餘倉卒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外
若太常尚寶二公及東陽之孫吏部員外郎且東王
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蒼白固然莫
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託於罇俎圖畫之間寧非以
其苦心好藝茲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之
開創永樂之戡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

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
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敎之地何其盛也
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業
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極
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
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舊
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者時稱文貞
爲西楊文敏爲東陽文定爲南楊皆以居第爲別其
稱文端爲東王文安爲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第
尚在東安門外舊葬西爲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

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
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書忠節錄後

右忠節錄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錄尚書吳公友雲
死節事也公宜興人少爲國子生國朝洪武初高皇
帝既定元都魏國徐公禮遣赴京師累官刑部尚書
出爲湖廣行省叅政坐事被逮上重其才釋之時元
梁王據雲南尚未下命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
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上欲以恩懷之
令與公偕行至雲南沙塘口鐵知院等懼罪說公改

制書共給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刦降逼令胡服辭髮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禕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鞞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鞞爲國子生鞞貧不能歸葬公於武昌舊治因占籍長子孫今閱再世矣弘治初李尚寶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爲傳以傳比都御史王公詔巡撫雲南聞先生道公事謂忠文在正統間已贈官謚建忠節初祀於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爲請於

朝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改祠額爲二忠茲先生所錄者其始末畧備矣方鞞葬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爲卷後并其誥遺書皆燬於火潘子安海天清嘯集有詩一章劉職方子高集四章則爲公作者故并錄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焉惟我國朝混一區宇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厲之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卹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已遠時已久而或置可謂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在萬里外負固不服害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年如一

日英廟之卹恩今上之秩祀蓋推高皇帝廢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庭畿甸之下節義之沈沒者何限况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初極盛故忠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言足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卹典未必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於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其大者不在是也東陽觀國史知公名又從先生獲觀茲錄因題其後

書五賢遺像後

按察副使邵寶國賢按方正學所敘五賢者各圖爲小像請予識之愚不敢議擬前賢乃取張南軒所撰諸葛武侯祠堂記蘇文忠進陸宣公奏議表及司馬溫公神道碑溫公撰韓魏公祠記魏公撰范文正奏議集序摘其要語各錄於像之左方然又嘗考其所自言者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宣公則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范公則曰平生所爲未有不後天下之樂而樂同馬溫公則曰平生所爲未有不對人言者而魏公所謂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豈可預憂其不濟者則司馬記已載之矣古之君子自知之

明所學之正固如此亦豈待乎贊頌表述然後白於世哉學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原其心國賢好古力學蓋有出乎圖像之外他日殆於此自考焉國賢勉哉

題唐宋名賢像後

右唐宋名賢像一冊凡十八人予嘗見於費侍郎廷言家蓋宋筆也學士匏菴吳先生命寫真崔姓者摹爲此卷雖神采畧異而骨字故存觀者可以竦然起敬矣

題宋諸賢像後

右宋諸賢像一卷凡四十人匏菴吳先生所得像與費侍郎本相出入亦互有同異如王冠文富諸公尤甚蘇像世所傳最多大抵皆類此其多髯者妄也嗟夫士君子之德業文章名天下傳後世者或曠世相感或殊方交慕每獲睹其遺容餘範必起敬興歎而不能已此人心之同然者也顧殘縑斷素累歲積世出於兵燹道路之餘雖其子孫亦未必能守况其他乎今去宋不數百年而存者止此非有所謂文章德業者宜不得而與也矧其間有子朱子在焉雖欲不敬且慕可得哉謹題於卷端復綴書其後云

其且慕其... 業未宜不... 乎今去來... 出於其... 不... 風... 夫士... 其... 其... 其...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四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宋理宗御筆七言律詩一首後有賜吳潛三字又有
庚戌二字印蓋淳熙十年履齋公為參政時所賜也
明年公入相又明年遂罷開慶元年再相明年復罷
方其嚮用之時恩禮優渥至以文事相與以治效相
願不旋踵而踈斥廢棄若未始有者君子之難合而
易退固如此故苟非道交義合乃徒以言辭禮貌為
輕重其可恃也哉吾鄉先達學士劉先生題是卷慨



君子小人之並用蓋公紹定間爲郎官時上疏有云
毋並用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廢說正論以爲
皇極其於理宗固窺之深矣今閱世累代跡其故實
猶以爲朝廷之盛事不亦重可慨哉先生之題爲公
裔孫學正原熙原熙之孫爲今行人宗周持卷視予
紙墨圖印完好如故自其家觀之其文與獻亦足徵
矣因贅於末簡而歸之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古之名能家者未始不有所師法世傳松雪翁臨右
軍十七帖不啻數十本他可知已學書者以晉爲正
松雪書雖骨格有可議而得其風韻最多正坐是哉
此帖充道宮諭所藏遇所得意往往有咄咄逼人之
勢較之其所自書雖妥貼未逮而奇拔過之亦豈非
述法之易而創制之難乎後之學松雪者失其風韻
而規規骨格之間是宜其弗逮遠矣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於孟遠外孫
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吳正
傳皆有題識知爲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
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截以去以意屬讀僅

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爲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爲近意者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崇者自稱爲宋遺民幸生於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學因歎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旣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革宗社之黍離而不忍自附於虞敏裸將之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旣久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

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書沈石田詩稿後

右石田沈君啟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爲若干首間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述予予慨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爲聲藻繪以爲形者其大用之

懷齋文集
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
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爲技
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爲難說者謂詩爲有聲之
畫畫爲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爲用而不兩能若詩之
爲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
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橫絕曼出蹊徑片楮足練流傳
徧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爲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
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
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
歛不自售今旣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

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
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
一

書蒙翁書劉靜修詩後

外舅蒙泉岳公謫戍肅州時嘗書劉靜修幼安濯足
淵明歸來圖二詩肅州藏之幾五十年矣常侍御承
恩西巡得而歸募善繪者爲二圖共梓爲卷間覽而
傷之靜修天下士也二圖之題故非漫作我公以忠
直致禍幾死不測其書此詩則感流寓之久念適歸
之樂託志寄興確然不失乎正者亦已淡矣東陽尚

懷齋堂集
友古人景慕前哲無能爲一辭之贊嘗讀靜修詩集
有所擬述輒附錄於後云

書文公先生繫辭本義手稿後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費君子充得晦菴先生易繫
本義稿本數紙皆烏絲欄大小字分經註書間有竄
易卽所竄易與世所傳定本亦或不同其意同而辭
異者不敢悉舉如游魄爲變註曰魄旣遊則魄降而
爲變定本乃曰魂遊魄降散而爲變蓋其初說似微
有次第之可議而定說則見魂魄相離無分先後之
意方爲精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註曰一與六相得

合而爲水二與七相得合而爲火定本乃曰一與二
三與四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一與六二與七皆
兩相合而語錄亦曰相得如兄弟取其奇耦之相爲
次第有合如夫婦取其奇耦之相爲生成又曰甲乙
木丙丁火相得甲與巳乙與庚相合蓋初說止一義
定說則於經文而字各字皆有著落而義益完足矣
先生明聖學傳道統之功固無俟論至於訓釋經傳
剖析義理繭絲牛毛各極其至而明暢妥帖無復遺
憾天下莫加焉先生嘗自謂字字從分金等子上稱
來今觀命意造語累易而後定然後知其用心之密

也今之學者苟能誦習而講求之雖中人可以見道
使此義作於宋之前彼以文章名一代者得而觀之
豈復疑於是書至以爲非孔所作哉

蘇子由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
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文斌景
泰元年文斌卒妻件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
於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所侵携虎持誥懇於
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
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件曰此爾家世

澤不可棄也件以疋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爲之裝飾
張誣爲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懇輒遣人遮止
之後件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
殺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
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全道其事遂以遺馬馬塲至
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
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爲重蓋國之典
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
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幾爲俘物至於
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

於喪亂之變累脫於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爲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旣記所建三蘇祠又爲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跋聚芳亭卷

少保湖州閔公朝瑛出其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卷視予介甫蓋其祖字本不仕提舉則鄉俗所稱如待詔將仕之類耳記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儒學正陳遇所著稱亭扁爲九臯學士所書而不舉其姓字亦已逸去矣詩若干首皆東南人士而緇黃之徒

亦與焉詩不必皆工其字畫往往得松雪餘緒有趙桐生趙肅者尤爲近似意者或其族人陳恂者號亦山則學正之族無疑也又有平湖錢永壽平湖本漢故邑後隸海鹽本朝宣德間始析爲縣隸嘉興府嘉湖固鄰郡地平湖或其鄉名昔已有之亦未可知也湖經元亂以張士誠爲我驅除納之盛世得不轉徙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公以科甲起家位登三事文學治行爲累朝耆舊亢宗拔族於前有光而其先世之清風雅尚託之冠裳鈿繫之間者吾能徵之矣夫所謂聚芳者名花異卉蕩爲浮埃不足深惜而

詩書圖史遺芬賸馥在其子孫者其來未艾謂非少保公之賢而致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少保則致仕時加命也予既爲補書亭扁於卷首因復識於後如此云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卷

右稽康養生論一卷真草相間用智永千文體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宋高宗宮名作於紹興十八年戊辰實中興之二十二年也又九年丙子孝宗受禪始尊高宗爲太上皇退處德壽又十四年年八十一而崩於是宮此書蓋倦勤時筆計其年當過耳順而耆

墨精密乃如此豈真有得於養生之說故歎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而撥亂反正復讐雪恥爲未足觀於是書者其亦有所感矣吾友楊應寧都憲得此而藏之敬題其後

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古墨林一卷守溪王先生所藏也宋蘇長公一帖卽萬竹山房所刻者與黃山谷蔡君謨二帖皆精絕米南宮後一帖亦佳前一帖自稱醉書而其本朝御府題跋極其獎許蓋寧宗嘉定間筆也張卽之小草世所鮮見元鮮於困學後一帖殊有恩致李雪菴以楷

書名此一帖行草亦渾朴可重予嘗見其大幅草菴
字正如此虞邵菴一帖稱歸隱時作然猶當在日青
前也蘇昌齡仕僞吳爲學士周伯溫爲執政其人不
足評而詞翰皆可取但周草不及其篆書遠甚楊鐵
崖不以書名而橋傑橫發稱其爲人陳文東國初名
筆松人宗之此一帖校其楷書頗似不及姚少師一
帖小楷書其詩跋乃後數年作稱姪繼代書惟律詩
一帖頗效蘇書後書與仲溫賢友仲溫蓋宋克字此
亦必國初人而不著名氏不可考也嘉興周鼎伯器
題其後則遂以爲南宮宋恐爲誤句但所謂雲東逸

史者乃前御史姚公綬知此卷爲姚氏物姚亦能書
有識鑿故輯此卷爲精然其沒不二十年而已再易
主矣可勝歎哉卷首三篆字太僕丞金湜本清書金
善摹印篆亦不俗予旣跋此卷亦別篆三字於後是
日在閣署與守靜焦先生同觀守靜云嘗聞趙松雪
過酒肆見其帘字駐視久之謂當世書無我逮者而
此書乃過我問知爲一僧書則雪菴李溥光也因俟
僧來肩輿往會與語而合薦之朝累官招文館太學
士守溪亦云姚少師賑濟還吳見酒帘字問知爲一
少年書呼而見之養以爲子大宗官之至大常少卿

懷齋堂集
令其子孫存焉是代書此跋者也此二事皆奇而相類故附書之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顏魯公楷法嚴重而行草流動首尾貫串若無端倪柳誠懸此帖淡穩醞籍與世所傳石刻矜持結束弦直而鐵屈者如若出二手觀書者固不可一律論哉世恒謂顏筋柳骨故雖醞藉流動之中所謂筋與骨者固在也因與克溫學士談二家書法故併及之

七賢過關圖跋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霏雪錄所載差

許畫黃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意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間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爲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啟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錄又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閭蹇驢驄馬襟山嶧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

人則是皆以爲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
長庚自是謫仙人予羨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
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
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
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卿白描
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雲又飛大抵
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題
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曰
承平何事有行役况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亂
後飄泊天涯共爲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

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
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
又三山泰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橋李
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
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爲唐
人也今此圖摹寫徧天下而牛驢羸馬羶裘大帽關
山風雪之狀皆畧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
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間以質予予亦不
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

跋米南宮墨蹟卷

恒齋文集
右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
斷爲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竝價而各不相下大抵
蘇黃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
外有藏蓄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
自知之

屠丹山詩卷跋

右太子太傅丹山屠公手書長歌一卷以遺贈太保
周文端公者也弘治間二公並爲吏戶尚書曹署相
聯接篇章相倡答胥史僮隸給役不暇大抵周詩尚
精鑿屠詩尚捷速體不必同而同於好樂觀丹山此

卷每章動數十言疊疊不厭其捷可知已及二公先
後致政歸不相見者數歲更化之初相繼召用時禮
曹事簡文端多引疾在告而丹山以臺務倍冗舊興
頓疎不數月文端復遂歸志此卷蓋別時所贈者未
幾丹山亦復歸歸又閱數月而文端之訃至矣嗟夫
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閑其間聚散欣戚固有不可
得而齊者二公承召而起奉身而退蓋畧相同惟文
端好得考終贈寄階加美謚事定於蓋棺之後家傳
於授簡之餘則雖言語詞翰皆文獻之所在宜斯卷
之長存也文端之仲子尚寶少卿曾請跋於予蓋公

懷麓堂集
治命既爲位哭公始得拔筆以附掛劍之義尚寶乃受而藏之

書化度寺帖

予兒時亟聞先憇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而未獲見見汝帖數十字已磨滅不可觀每以爲恨今大師英國張公間出所藏舊帖乃駙馬李祚家物銘紋畧備其空紙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用蓋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夔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爲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已久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公博

雅好文事尤重世澤其永寶之如李氏所識也夫

書先府君遺墨後

先考贈太學士府君嘗衍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式及結構八十四例著論一道景泰間上之朝既不果用論例稿手自藏比棄養後發篋見之爛紙斷墨殆不能讀而所謂勢與式者已失之矣弘治己未內弟太子太傅成國朱公廷贊嘗出所藏勢式一帙則府君中年所書以贈外舅太師莊簡公者東陽不覺哭失聲於是補訂家藏論列之復取其所謂勢式者彙成全帙以藏越十餘年屬國子生太原宋灝者摹

勒大字勢式而論例字少又多殘缺東陽乃手錄於石而篆題其額曰憇菴府君字法手稿并刻焉東陽不肖不能嗣其楷法粗以舊聞用存手澤以畢平生之志若其品格意義則有能書家者在非不肖可得而與也正德某年男東陽書

書顏魯公祭文稿後

顏公楷法端嚴一筆不苟書家者流或頗疑其局滯及其屬草之際流動飛越莫知端倪如西安所刻坐位帖者是也漂木序稿予嘗見其真蹟於蔣御史宗誼家始知石刻去墨跡遠甚恨坐帖真跡之不見於

世也此稿乃在東京時祭伯父文嘗於陸詹事廉伯家見之少宰李叔淵得以相視吳文定公及遂菴楊都憲皆有題識方與喬亞卿希大三復撫玩又不知此書曾有石刻否有之當復何如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爲卷蓋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締視猝不知爲何人筆也因撫而歎曰人之少老其異一至此哉當弱

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畧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
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
而箴規磋切予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
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
之際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
乃能俱藏並錄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
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觀不覺
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
拂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爲不足校也
乃爲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書石勒聽講圖後

石勒令人講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以爲此
法當失聞留侯諫乃云賴有此耳彼胡以膽力騎射
自負未嘗誦習韜畧而及此不可謂不難矣史稱勒
雅好文學起兵時立君子營旣僭位置史學祭酒其
亦有所得而然乎勒之答徐光云若遇高皇當北面
事之與韓彭比肩及其聽講乃與留侯之見合若高
祖所不及然借箸未還而銷印已趣高祖固兼留侯
而有之矣且勒亦非真達義理識事勢不過校計於
利之私彼張賓自比留侯勒所委重所爲建議亦不

過猶夏千紀之事罪不容誅寸長一得蓋不足置喙於其間也此圖殆元人所作意氣之雄黠耳目之傾注宛若聽說發難然者亦獨非有所發感於其間乎觀者其以畫視之而以史視也吾甥崔禮部傑得之予覽而有感焉爲題其後

書石鼎聯句圖卷後

右石鼎聯句圖一卷凡八段每段摘韓文公序語分書其次紙縫有小御書印後有宋學士跋語定爲宋思陵書李公麟畫觀其苦吟傲睨潛行悵望風神意態各極其妙而筆勢圓活若真有契會然者謂公爲

麟真跡固宜思陵書意度整暇且當國諱則闕其點畫間有遺誤不復竄補揆之事體亦有宜然夫以宴安玩愒之時雖詞章藻繪之事猶足以妨治而養亂若石鼎之詩說者謂文公寓言戲作非實有此人與此事卽有之亦不過騷人墨客所與資唇吻適情興者其於身心理政無益也而况有甚於此者乎此卷蓋廣信張真人家所藏故印識猶有所謂留侯世家者比楮墨散脫爲家人輩包裹果物監察御史李自石見而收之敘次表飾完整如故因又歎其世家故物而使之散佚不守曾經錄符劍之不若則道家者

流如軒轅彌明者亦難乎其入矣噫

書范寬下蜀圖卷後

右范寬下蜀圖往歲於謙翁徐先生家見之翁精鑒識相與歎宋初武功之盛繪事之妙翁不可作矣比再見於其孫尚寶丞文煥嗟乎四三年來蜀寇未靖安得起翁於九原而與之一慨也耶

書戴都憲手稿後

此松厓都憲壽東山司馬詩手稿也越數日未登軸而松厓已物故司馬乃為之罷會蓋此詩作於十二月中松厓以明年二月初七十以次當壽曾不幾時

而竟莫能待也人生離合之無常可歎哉予既遣人錄其詩因題於稿末以歸司馬為後來故事時弘治十八年歲未盡七日松厓沒後一日也

先皇祭崇慶良公我同進金齋玉堂經帷啟沃

此松年歲未盡其出外里對對高且也數日未登軸
凝然猶因想故齋焉以體其思為翁來對率律與
前章莫能出也入主輔之無常瓦燬葺者猶其人

書戴都憲手稿後

懷麓堂文後稿卷十五

祭文

同年祭倪文毅公文

昔在先皇祭崇俊良公我同進金躋玉堂經帷啟沃
史筆鋪張宴必接席班必聯行公當此時顯顯昂昂
南省擢秀中台耀芒車書玉帛黼黻文章宮保晉秩
留司贊襄入掌天曹左右帝旁進退人物訐謏廟廊
公當此時炳炳琅琅我信公病握手在牀哭聲載門
我弔公喪跡謝朝籍魂歸江鄉公當此時窅窅茫茫
凡在四類罔不盡傷矧我兄弟哀胡可當執紼有日



東芻是將嗚呼逝矣何日而忘

同年祭傅文穆公文

嗚呼鄉有先達國有舊臣培養成就代不數人公之
文章演迤淵淪公之性行縝栗溫純詞苑毓秀卿曹
致身功在啟沃業存經綸地極台斗望隆冠紳遊鵬
始運屈蠖方伸中道傾逝天胡弗仁友朋之義休戚
實均共期膠力以贊化鈞公今棄我孰與爲鄰昔我
同年如木向春今我同年若星在晨嗟公已矣寧不
傷神執紼而餞玉河之濱目送行旄心隨去塵與公
永訣涕淚盈巾嗚呼哀哉

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太學
士府君尊靈曰東陽伏承治命以祖塋狹隘弗寧厥
居哀痛惶惑曆於茲土先妣舊封梓未克合宅域未
備碑表未建因循苟簡十六七年比閏長男兆先之
喪追念體魄欲別卜佳城以次遷祔蓋嘗遠涉房山
改築樹村而山崎地衰卜不協吉窮則反本竟歸故
域乃竭志倍力盡市其旁近地百有餘畝可以周築
垣墉通行神道昭穆可序遷合有期平生鬱抑之懷
一旦而遂感激之至轉成悲傷是用告諸墓前上慰

靈爽俯仰今昔哀何可言謹告

遷葬告先考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太學士府君之墓曰舊塋旣復遷合有期比者請假於朝伏蒙聖恩特賜葬祭增光墟墓倍感衷腸敬卜良辰奉啟佞宅憑棺叩顙宛接音容舂鍾之聲恐干靈爽事非獲已情實難任道路伊邇松楸在望仰惟先志視往如歸季弟東溟幼男兆同耐葬已久長男兆先權殯未窆並從遷耐謹告

將合葬告先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李東陽敢昭告於顯妣贈夫人劉氏之墓曰吾母之喪四十八年吾父新塋久未克合心懸兩地痛徹終天遷耐有期褒卹旋降人謀旣協神相攸同預告幽靈仰祈明鑒謹告

合葬告先考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泣血告於顯考贈大學士府君顯妣贈夫人劉氏曰嗚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於畏吾村吾母之墓實在右穆墓地狹隘不過二畝吾父吾叔志存增石爲有力者所據病間遺命欲恨而終暨別葬於故城小西門遷耐事重不

慎齋堂集
敢輕議松楸相望曠如山海左瞻右盼五內分崩痛
定而思有悔無及邇歲別求吉壤百計莫諧長男兆
先旁殯墓舍久而未耐哀與日增天誘其衷復圖舊
地宅域旣闢樹築苟完仰荷聖天子優假之恩貸以
旬日褒卹之典過於尋常地利天休皆出望外神人
協相悲感交并嗚呼生也同堂沒而同室昭穆具在
子孫列待吾父母之靈若可以少慰矣東陽不肖生
不能盡承顏養志之禮喪不能致慎終追遠之誠不
孝之罪何其可贖捫心叩額無以自容誓竭庸駑用
圖不辱尚祈恩庇佑我後人謹告亡弟東溟并此謝

安葬告兆先文

汝爹告兆先汝久未葬實傷心葬旣有日聽我告汝
小西門之地汝所樂也不得已而遷畏吾村之墓汝
之所常病心焉者也而歸之皆汝平生意料之所不
及也嗚呼送死大事其責在汝我乃行之人亦有言
可謂創行而逆施矣今上而遷父合母下而葬子勞
苦不足論吾何爲其心哉汝其從汝祖依汝母携汝
弟以安處於斯也嗚呼痛哉幼男兆同并此附告

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維弘治某年曾孫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曾祖考處

士府君曾祖妣孺人賀氏顯祖考贈資政大夫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太學士府君祖妣贈夫人
陳氏曰茲者奉吾父資政府君之柩自小西門與吾
母劉夫人合葬於此弟東溟男兆先兆同僉從遷祔
昭穆具備骨肉咸萃伏惟尊靈默佑永底安吉庇我
後人先叔父百戶府君叔母孺人唐氏亡室贈夫人
劉氏繼室贈宜人岳氏亡弟東山東川同此附告

祭衍聖公孔以和文

嗚呼哀哉疇昔之歲公來京師凡我斯文載遊載嬉
月夕風晨左書右詩惠而過我不醉而歸二十餘年

敬久不衰婚我猶子聘我令儀曰此太宗實維本支
後繼我者非此其誰公奉兄命我慰母慈吉卜既協
家人具宜我子東行鬣尾是隨誼重骨肉勢忘崇卑
笑而謂我此會何時踵未及還樂極生悲公書弔我
情見乎辭公病不朝星霜再移爲公屈指秋以爲期
訃音倏來將信將疑東望停雲涕淚交頤瞻彼闕里
莫撫我衣濟上之約雖悔可追公有令聞美玉良珪
公有高懷月露春熙一旦而沒云胡弗思孔廟之焚
公適罹之梁木旣構斯人則萎我爲公慟匪獨予私
欲往哭訟是遠而何以致我祭酒炙雞辭以爲侑

知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孺人岳氏文

蒙泉翁門有女六人歸李者四其一則學士之婦符卿之賓有孝有則于宗于媯家有祿食國有錫恩然而健者半病者半遭屯坎珂餘二十春嗣未及延而已弗自保其身矣我蒙翁之澤於是而盡吾黨之厄亦何相因至此耶聞訃之日執紼之辰吾方在告情莫得而伸也一觴之奠聊以致吾親而已嗚呼其聞耶其弗聞耶尚饗

祭海鈞蕭先生文

我友天下爲士實難定山有莊南屏有潘公起東徼周旋其間窮滯太學達登諫垣謫郡蠻陬佐憲閩藩地歷險夷事異悲歡凡今之人僻難求安難進易退惟公有焉義重金石情傾肺腑山限海隔神交意傳自壯及老踰四十年世路將別盟言未寒千里一訣下歸重泉凡今之人雨覆雲翻終始不負孰其能然公哭我子有詩載編今我哭公匪銘曷宣手閱遺書淚雨涓涓日望飛旄心旌懸懸絮酒而弔哀何可言尚饗

祭劉舅文

嗚呼哀哉吾母之黨獨吾舅存骨肉之喜豈惟似人
壯別天闕晚歸玉門聚散欣戚餘三十春今忽棄我
吾疇與親哭不憑棺葬不繞墳寧我憇心我疾在身
公則諒我九泉有聞曷以慰公視我銘文一奠而訣
哀胡可云嗚呼痛哉尚饗

祭曾尚書文

人生聚會可謂甚難南北殊蹤壯老異觀惟今之悲
乃昔之歡凡我同年迭倡交和朝必充廷宴必盈坐
惟今之弔乃昔之賀過公之門鄰哀巷憐登公之堂
男涕女漣挹公儀容不見周旋聽公音聲不聞笑言
平生之交於此永畢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錦衣文

維公之先自越移燕我亦楚徙如萍水然絲蘿之緣
以世以年公以武顯有位有權有守有爲有行與言
終始之際儒生所難公壽已希胡不少延病起而弔
哭憑其棺公子公孫衰經在前公不我迂悠悠九泉
靈輻駕矣何日而遷辭以奠之有淚洗瀾嗚呼尚饗

祭孔氏女文

嗚呼痛哉我女之生玉韞珠藏我女之嫁鳳翥鸞翔
我女之行山遙水長椿萱並茂琴瑟相將廕封圭組
相祀烝嘗我女不樂懷翁戀娘廟庭赫奕府第輝煌
莊田徧野桑棗成行我女不樂言非故鄉我女歸寧
歡聲滿堂我女疾病舉家皇皇疇昔之夜我夢不祥
我女告終竹死蘭殤無論骨肉鄰嗟道傷婆與汝棺
母掃汝房棄汝樂餌還汝衣裳含汝歛汝汝夫在旁
我女何女質美德良我生何生有女無良汝弟既沒
汝兄亦亡嗟我老矣形單影雙觸物感事摧肝裂腸
今日何日景物異常雪慘風淒雲日無光昔汝別時
涕淚淋漓今汝去矣形聲渺茫求之不得四顧徬徨
我有官酒汝不復觴我有家食汝不復嘗吁其逝也
何日而忘嗚呼痛尚

祠堂成告文

維正德某年孫太學士東陽敢昭告於顯高祖考處
士府君顯高祖妣譚氏顯曾祖考贈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太學士府君顯
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顯祖考府君顯祖妣陳氏
顯考府君顯妣劉氏曰粵自幼齡屢遷第宅比居茲
地十有四年墓域已成家祠尚隘比因雨潦上漏旁

歆休惕誓心悲傷坎骨乃勤新構稍拓舊規面陽背
陰昭穆盈序捷靈有所抱痛無窮仰冀恩慈俯垂鑒
佑謹告

祭方石先生文

嗚呼士有曠世而相感終身而不相信者是非可以
笑貌爲亦不可以口舌論也或符契之左右或柄鑿
之圓方間之而不能使之離強之而不能使其合蓋
嘗有慨於聚散而易能無意於存亡方其盈舉甲第
聯步詞林忘年合誼異地同襟以文字相劇以道義
相箴諒羣衆人而得此予不自知其何心及乎志薄

功名趣懷高尚回車乎九達之間振衣乎千仞之上
顧勳業之未終託文章以自放是宜稱國士而有光
齒前賢而無讓者也嗚呼我志君子公行我知神道
之銘匪我其誰所謂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者
吾嘗聞之矣豈但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昔
往日之不再歎人生之有涯而已耶尚饗

刻字法手稿成告考墓文

維正德某年謹以刻成永字八法手稿一部焚於我
顯考贈太學士愨菴府君之墓爲文而告曰嗚呼惟
我先考精通楷書推衍永字八法定爲變化三十二

勢結構八十四式歸之獨見成一家言手澤尚存紙
墨多缺業慙授簡力愧揚名懼夫積歲愈淡幽光遂
泯含羞抱痛死有餘辜乃屬大原宋灝摹勒大字風
神體格幸免遺譌東陽仍取全編手自謄寫統令上
石數月而成追念劬勞敢忘教育有身莫贖欲報何
能徒以衰老之餘年粗畢平生之一事尊靈如在鑒
此虔誠嗚呼痛哉謹告

